

河东记札

绛县卓(庄)子沟的文化印记

□任浩民

我的家乡绛县卓子沟村由“庄子沟”方言发音演变而来,因战国时期道家学派代表人物庄子曾在此隐居而得名。村内上堡城门“庄周古迹”石匾额(康熙年间立),至今保存完整。

其实,我们村原名神仙庄(乾隆乙酉年《绛县志》记载)。民间传说:当年曾有一农夫到东华山砍柴,偶遇两位神仙对弈,该农夫观棋入迷。农夫挑柴返村后,发现村庄大变样,人人都是生面孔,自己的家也找不到了。细说缘由,原先的村民都早已故去。后村民再寻此人无影踪,便知早已成仙,故得名“神仙庄”。

还有一说:庄子是道教四大真人之一,也是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之一。中国历史上十大道教名人中,老子、庄子、列子前三名被封为老神仙。庄子曾隐居于此,“神仙庄”当之无愧属于该村。

无论村名“庄子沟”还是“神仙庄”,都印证着故乡卓子沟的远古神奇。

卓子沟村里曾保存有两座完整的古城。一座位于村中央,占地近百亩,坐北朝南,城门位于东南面向东,门楼上镶嵌着篆书石刻“神仙庄”三个大字,是一座典型的北方农村土城墙建筑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,城内居民300余人,住户以任氏家族为主,占到居住人口的三分之二。进城门便是一个宽阔的广场,南边建有土木砖石结构的古戏台。城内民居以明清时期的四合院居多。城内由“王”字街贯通,东北角有人工井一眼,正北方建有一座规模较大的任氏宗祠。历经岁月洗礼,古城墙现已坍塌殆尽,但祠堂至今依然保存较为完整,每逢过年过节,任氏后裔们都会前来集体祭拜。

紧邻城墙外东南,有“V”字形两条沟,沿沟两岸住着许多窑洞人家,姓氏各异。沟底溪水潺潺,两岸绿树成荫,沟口地带小桥流水人家,还有两棵老皂角树静静守候在旁。

城墙外西北处建有一座庙宇,俗称“玉皇庙”。该庙占地近1亩,坐北朝南。庙内供奉的玉皇大帝,由一棵独木雕刻而成,形象生



卓子沟村(资料图片)

动。

村北建有一座东西走向的两拱古石桥(建造年代不详),村民们俗称“两眼桥”。桥上不仅能供人畜通行,更有渠水潺潺流过;桥下的双石拱洞恰似如今高速隧道的左右车道。此桥设计之精巧,建造之精良,堪称完美杰作。“桥上有水,水下有桥,东西能走,南北能跑。”民间相传的顺口溜,形象生动地再现了石拱桥当时的盛景。据村里的老辈人讲,此桥中有宝藏,若是傍晚,从涑水河北岸远远望去,两眼桥好似两盏夜明灯,蔚为壮观。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,“两眼桥”还在发挥着它的独特作用。

20世纪70年代初,卓子沟村还有一座保存完整的古城,位于村南陡峭高崖之上(上堡)。该城占地50余亩,住户有近40家170余口人。城门位于正东方向,门楼上康熙年间立的“庄周古迹”4个石刻大字,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。城内住户以王、张两姓氏为主,城堡内十字街贯通,城内建筑也大都是小四合院,住宅结构紧凑,人口密度较大。东西主街的尽头,建有一座供人祭祀的小神庙。城门外有较为宽阔的广场(也做打麦场),一条由南至北的山泉水从城门前缓缓流过。

涑水河北岸进村主道旁,有一棵千年古柳,因长在陡坡与土崖之间,俗称“柳树

坡”。它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,千百年来默默守护在那里。它是卓子沟的进村标识。如今,古柳树主干早已腐朽,但从根部又生长出许多新枝,依然枝繁叶茂。

卓子沟村可谓历史悠久,人文荟萃。清朝年间,本村任氏家族曾有人先后在山东等地做官,分别官至六品和七品。20世纪50年代,作为规制配备出行的轿子和开道锣仍存放在府邸内(时为村集体库房)。

卓子沟曾是绛县文化名村之一。当时,一个仅有700余口人的小村,在外工作人员多达40余人,涉及多个行业,尤以“传道授业解惑”的教师为多。特别是任氏家族不仅设有祠堂,且族规祖训甚严,在立德、立志、立行、立事、立人、立家等方面明规文表。

20世纪90年代以来,一批离退休干部和教师相继返乡。他们退职不退休,回村里义务开办幼儿园;担任校外辅导员;代管图书文化室;为乡亲们代写文书、撰书对联;给村民红白事择吉日、司仪礼宾;调解邻里纠纷;完善族谱族规、整理村史资料;为村里发展献智献策,受到村民广泛赞誉。

卓子沟的“神韵锣鼓”由先辈们代代相传,如今又发扬光大。弱奏时如丝绸拂过耳畔,强奏时似雷霆劈开天目,铿锵有力,激越飞扬,在周边独树一帜。

追忆



□王忠明

2025年12月20日,龙城太原,天气寒冷。北郊卧虎山永安生命公园富贵厅里,哀乐回旋,我的恩师——享年71岁的丁政先生安卧在盛开的菊花丛围拢的水晶棺中,面容安详。我于前一天专程奔赴省城,出席追悼会并致悼词,送恩师最后一程。

我参加了1979年的高考,被录取到山西省地质局技工学校。丁政先生当时是该校招生组负责人,又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及一门专业课的授课老师。

我报到入学后,先生专门找到我,语气亲切地对我说:“忠明,我一看到你的高考档案,知道你是中条山铜矿的子弟,感到特别亲切。咱们地质行业的人,都知道是国家地质矿产部214地质大队,探明了中条山地区的铜金属资源,为国家奉献了一个重要的有色金属基地,成立了特大型有色金属采选冶金全产业链工业企业——中条山有色金属集团公司。214地质大队因此被国家地质矿产部授予‘功勋地质队’荣誉称号……”

丁老师的这番话,让第一次出远门、尚沉浸在浓郁思乡之苦中的我,内心感到十分温暖。在后续的学习和生活中,他给予了我力所能及的许多关照。

我从那所学校毕业数十年来,恩师一直关注着我的发展动态。当他得知我调入康杰中学,发表了大量的文章,被吸纳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后,专门给我打电话,表示祝贺。

恩师爱女丁卓,以父亲为榜样,从小立志继承父业,一直品学兼优;参加高考所填报的志愿,均是与地质勘探相关的院校及专业。她现供职于山西地质集团。

丁卓眼含热泪,声音哽咽着告诉我:“我爸在弥留之际专门嘱咐我,我的后事,一定要通知王忠明老师参加,并希望由您在追悼会上致悼词。”我与先生师生之谊弥足珍贵。

丁政先生祖籍河南南阳,为国家地质勘探事业奉献了青春年华、聪明才智。恩师为人耿直、光明磊落、心地善良、乐于助人,是学生、同事、子孙的楷模。

难忘恩师丁政先生

往事

□邓育秦

儿时的寒冬

冬天,像一把冷冽的刀,悄悄挑开季节的门帘。漫天大雪纷飞而下,跨越千山万水,席卷着小城。风从西北来,带着黄河拐弯处的粗砺,也带着孤峰山口的苍凉,像无数只冰凉的手,把行人推得踉踉跄跄。我缩在羽绒服里,却仍打了个寒战——这突如其来的冷,猛地掀开记忆:原来六十多年前,我就穿着单薄的棉衣,在同样的风里,跑过、摔过、哭过,也笑过。

那时的风,掠过秃枝,发出尖哨;拍击窗棂,像要把麻纸撕成雪片;钻进衣领,便一路刀割到脚跟。太阳被它吹得惨白,像一盏没电的灯泡。雪却下得慷慨,鹅毛般的絮团,被风揉碎又聚拢,给麦田盖上厚重的被。我们踩上去,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。

“下雪不冷消雪冷。”天晴后,世界成了冰窖。屋檐挂着刀剑般的冰溜,水缸被冰层封喉,酸菜缸像一块青灰色的铁。老农说,三九、四九,冻死鸡狗。于是狗夹尾,鸡缩脖,猪在圈里哼哼唧唧,人也缩在衣裤里哼哼唧唧。村庄像被裹进一只透明的冰罩,连炊烟都冻得发颤。

可冰罩里,仍有火星。母亲把风门重新糊上写过毛笔字的麻纸,纸上的墨香与

谷草的甜味一碰撞,土炕便升起了岛屿般的暖。我们捧着红薯米汤,碗沿的蒸汽把窗上的霜花哈出一片森林——父亲指给我看,那一枝像老槐树,这一杈像灯笼椒。灯火摇晃,人影摇晃,笑声一出口,就冻成碎玉,叮叮当当落了一地。

冷继续往深处走,棉衣的棉花早已滚成疙瘩。教室的窗缝塞进旧作业本,仍挡不住风。我们跺着脚,起初零零散散,继而整齐划一,像千军万马奔向战场;几分钟后,尘埃落下,寒意暂时撤退。课间十分钟,“挤牙膏”开战:两队人马贴墙互顶,骨头撞得山响,灰尘扑满面孔,却挤出一身潮乎乎的汗。

放学路上,风把坡道吹成滑梯。我们弓腰牵手,一二一二往上冲;拐过池塘,冰面“咔嚓”一声,把整座冬天托举起来。陀螺飞旋,棉鞋乱擦,夕阳被冰层折射成七彩,碎在童年的眼角。直到母亲站在岸边一声吼,雪沫子才恋恋不舍地跟我们回家。

清晨,窗纸透亮,雪又厚了一层。我们滚雪球,堆雪人,在雪窝里打滚,把棉裤滚成冰甲。屋檐下的冰挂,被太阳舔得滴滴答答,像一架天然编钟;缸里的冰,则需用擀面杖狠敲,咣当一声,碎冰四溅,惊起一群麻雀,黑压压掠过屋脊,像撒向天空的

一把粗盐……

如今,热泵的嗡嗡声替换了风声,暖气片把冬天熨成一张薄毯。孩子们不再懂得“冻伤”的痒,也不再写出“冰花”的字。可我却时常在午夜,听见远远的跺脚声——那是记忆里的全班合唱,是冰层下的地火,是岁月赠予的暗号:别忘了,你曾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清晨里,用一碗红薯米汤暖过手;别忘了,你曾把冻裂的布鞋晾在炕头,看蒸汽在灯光里缓缓上升;别忘了,有人替你负重前行,把春天提前接进屋里。

饮水的人,得记住打井的人;取暖的人,得记住劈柴的人。愿我们把那一代人擦紧的星火,继续传递给下一代——让未来的冬天,不再只是“不冷”,而是“有故事”;让所有的暖,都不止于温度,而止于感恩。

时光飞逝,岁月如刀,如今我们已迈入古稀之年,回首人生之路的艰辛。儿时寒冬,风雪相伴,冷冻相随,但那些在雪地里嬉戏打闹的无忧无虑,都成为心底最深处的欢快音符,偶尔回忆,嘴角上扬,满是遐思。

当下,房顶青烟缕缕,暖气水循环,屋里温暖如春,与城里无异。希望孩子们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,勤奋学习,陶冶身心,将温暖传递下去。